

|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老人、孩子 和两只兔子

Laoren Haizi He Liang Zhi Tuzi

常星儿 / 著

有生命的地方 才会出现奇迹

淡蓝的天幕下，一只野兔在荒原上静静地等待



青青望天树



云南出版集团 | CG 晨光出版社



青青望天树
Green Parashorea chinensis

老人、孩子和两只兔子

Laoren Hailizi He Liuxi Zi Huizi

常星儿著

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人、孩子和两只兔子 / 常星儿著. —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6.6
(青青望天树·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ISBN 978-7-5414-7717-1

I. ①老…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0916 号



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作 者 常星儿
插 画 黄丽玲
项目策划 胡 平 李云华 杨蔚婷 程舟行
责任编辑 杨 娟 杨蔚婷
项目编辑 许 磊
丛书顾问 吴 然
美术编辑 汪建军
装帧设计 木 木 袁 芳
内文设计 王彦洁

出 品 人 胡 平 安洪民
出 版 云 南 出 版 集 团 晨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昆 明 市 环 城 西 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发 行 电 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4-7717-1
开 本 145mm×210mm 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134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退换声明：若有印刷质量问题，请及时和销售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引领孩子走进自然、热爱自然

——为《青青望天树》序

刘先平

那还是1981年，我第一次去拜访云南西双版纳。凌驾于热带雨林之上，探首蓝天白云之间七八十米高的望天树，如一面面旗帜。绿色树冠光芒耀目，飘扬在天宇，飘扬在我的心间。热带雨林是陆地上的顶级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建了繁荣昌盛、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洋溢着生命之树常青的颂歌。望天树是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

从此，望天树在我心间开花、结果，引领我离开了穿行于秀丽、壮美的黄山地区的五六年来的野生动物考察，走向更为广阔的大自然。

或许心有灵犀，我想晨光出版社为丛书取名“青青望天树”，



肯定是意在引领孩子走进自然、热爱自然、增长知识、发展智慧，以培养生态道德和高尚的情操！

朋友相约写“序”，我总是婉言谢绝，因为“序”很难写，要说真话。但有这段缘由，晨光出版社相约，我就欣然应命了。

—

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这是共识；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却陷入了误区。大自然是知识之源，这是事实；但却常常被人们忽略。需要正本清源。

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切必备的条件：阳光、空气、水、食物、资源……因而早期的人类对大自然视若母亲，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对大自然进行了无情的攫取，狂妄地任意改造自然……直到大自然严厉惩罚人类的愚蠢，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这才惊呼：面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找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审视的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即使是科技发展到今天，在茫茫的宇宙中仍然只有地球才是人类唯一的家园。万物之灵的人类，也只不过是大自然千万臣民中的一员；是大自然中的万物组成了供人类生存、发展的生物圈；在这个生

物圈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滋养人类的母亲也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她需要人类的呵护、节制才能永葆青春的美丽……总之，应尽快走出“大自然属于人类”的误区，到达“人类属于大自然”的境界——崇敬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飞跃！

自然是知识之源。人类是在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奥秘中总结了知识，发展了智慧，上升为科学；科学的发达又引导、促进着人类的发展。无论是从物质的层面还是精神的层面都是如此。但正因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钢筋水泥切断了很多人与自然相连的血脉之后，人们常常忽略了自然是知识之源这个最基本的事实。

2011年，我在西沙群岛第一次有机会仔细观察鹦鹉螺，那是在永兴岛上的南海海洋博物馆的展架上。它是四大名螺之首我是知道的，但它那如鹦鹉一般的奇特造型，白色螺壳上橙色的火焰花纹，还是闪耀着诱人的魅力。来到深航岛的一个傍晚，战士小高领我们到岛的北边去看对面的晋卿岛。走在退潮后露出的大片礁盘上，意外地拾到了一只鹦鹉螺；虽然壳已被风浪破损，但仍可清晰地看到壳内螺旋迂回，形成一个个隔舱，舱之间有带相串联……我们惊喜得屏声息气。

数年前读到的一篇短文说，世界上没有几位海洋生物学家见到过活体的鹦鹉螺，因为它生活在100米深的海底，只在夜间才



浮上来觅食。原来它要上浮时，会制造气体充盈隔舱，下潜时却排除空气，吸入海水。这种生存技巧激发了仿生学家的灵感，制造了潜水艇。于是，世界上无论是用电池作动力的还是用核能作动力的第一艘潜艇，都是用“鹦鹉螺号”来命名，以纪念它的功绩。

还有一说，鹦鹉螺是天体演变的忠实记录者。每当月色姣好的特殊时光，鹦鹉螺会与月相约，群集海面，与月“相看两不厌”，因为它与月球有着特殊的关系。而月球是地球的卫星。真的如此玄妙？天文学家揭开了其中的奥妙：鹦鹉螺壳虽漂亮，但不光滑，而是布满细细的波状纹（在深航岛捡到的螺壳看得较清楚），波状纹就是它的年轮，每天长一条，一月有一隔，这种“波状生长线”的条数即是每月的天数。据化石考证：鹦鹉螺在距今4亿多年的古生代奥陶纪，每隔的纹数只有9条；到了距今3.5亿年的古生代石炭纪，每隔的纹数已有了15条；在距今1.95亿年的中生代侏罗纪，每隔纹数是18条；在距今1.37亿年的中生代白垩纪，每隔纹数增为22条；在距今4000万年的新生代渐新世，每隔的纹数已达26条。也就是说在4亿多年之前，那时每月只有9天，随着斗转星移，每月达到了15天、18天、22天、26天。现今，我国的农历每月平均是二十九点几天——月大30天，月小29天。由此天文学家得出结论：月球仍是围绕地球运转，但离地球愈来愈远了。

鹦鹉螺居然蕴含着这么多的科学知识和智慧！即使是当今被

认为科学三大尖端课题的生命起源、天体演变、物质结构，其深奥的科学，有哪一项不是隐藏在大自然的无限玄机之中呢？鹦鹉螺不就记载着天体演变的信息吗？

事实证明：我们每天看到的大自然，竟蕴含了这么多的科学知识，需要我们去探索、认识，千万别漫不经心地忽略！

二

自古以来，经典的教育总是以认识自然、认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来启蒙孩子的智慧和陶冶孩子的情操。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名曰“提高教育质量”，将大学教材中的一部分下放到高中，高中教材的一部分下放到初中，初中教材的一部分下放到小学。层层下放的结果却挤掉了经典教育的内容：认识自然，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在自然中的位置。

后工业化时期，高楼林立，新兴城市如雨后春笋兴起，一座座大坝截断江河……其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大自然的破坏，使自然失去了自然；另一方面是钢筋水泥活生生地切断了人与自然血脉相连的纽带，使人们失去了自然，尤其是使孩子失去了自然。

近几年，我常在天南海北给中小学的老师、学生讲人与自然，但每当我问起有谁认识水稻、麦子、玉米……别说小朋友了，连



很多年轻的老师也无人回答。那种沉默，使我陡然涌起揪心的疼痛与忧虑！

更别说我们生活在城市的孩子，每年有多少天是在大自然中？统计数字肯定是触目惊心的！朋友对我说，有的小朋友居然不知道“东方”在哪里，我不信。但想到有人竟在深夜走了几十里路，只是为了去看天宇中的银河……我惶惑，甚至感到不寒而栗。

自然失去自然，人们失去自然——多可怕！

“青青望天树”继承了启蒙的经典教育。

“青青望天树”所选的作品是书写自然的文学，这无疑是发挥文化的熏陶作用，为孩子们启蒙、培养和树立生态道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生态”一词，早在古汉语中已出现，南朝有诗《筝赋》：“丹荑成叶，翠阴如黛。佳人采掇，动容生态。”杜甫诗中也有：“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在这里生态意为美丽、生动，作为形容词。“生态”作为生物学的名词，源自 1866 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的生态学的概念——研究动植物及其环境间、动物与植物之间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也可说是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我们现在日常中所说的“生态农业”“生态经济”等词多由古汉语中“生态”一词而来，引申为美好、良好之意。

书写大自然的文学是当今时代的呼唤和需要。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么可否这样简单地来理解：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三维关系中，文学即是描写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故事。但几千年来，我们的文学多是描写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故事，却很少有专门描写人与自然的故事，歌颂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面临生态危机的时代呼唤，书写大自然或大自然文学应运而生。

当然，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态。

之所以称之为书写大自然的文学，意在突出人与自然的故事。第一位将西方自然文学介绍到我国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程虹博士。那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文艺报》曾连续整版刊载了她写的评论。她满怀热爱大自然的激情，以明晰的思辨，用优美、灵动、充满诗意的文字，解析、阐述着自然文学的丰富内涵。其难以企及的境界，曾感染了很多读者。她在 2009 年出版的专著《宁静无价》中，依然以自然文学为题论述。

其实大自然文学自古有之。我国的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就有很多关于自然的描写，孔夫子评价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虫鱼。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大诗人们都留有众多描写自然壮美的诗篇。只是到了 20 世纪，有了新的时代使命，大自然文学有了质的变化，不再是单纯地赞美自然或以自然风景作为介质抒发作者的情感；作家有了融入自然的审美视角，进行着人与自然的对话……这使大自然文学不仅肩负着时代赋予的使命，同时也为文学艺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广阔空间。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文明是一切文明的基础，试想如果失去了生态文明——人类的生存都岌岌可危——其他的文明还有基础吗？

建设生态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施科学发展，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泽被千秋万代的伟大事业。

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生态法律和生态道德的保障。几千年来，人们已制定了多种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法律和道德，但却没有制定、规范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当人们认识到正是缺失了生态法律和生态道德，才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生态危机的凸显，才重视了生态法律的制定，但是生态法律仍较为滞后，需要不断完善。而且生态道德的树立仍然难有较为科学和完整的规范。其原因之一是：我们在“大自然属于人类”的误区中走得太久；原因之二是：相比较而言，生态道德的树立比起生态法律的制定，有着更艰难的一面。法律是国家制定的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道德却是一个人的品质、修养、自觉的行为，需要终生的努力。

生态道德即是人与自然相处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可借以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其实质是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保护我们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而这正是大自然文学的主旨，这是文学的社会功能，这是时代赋予书写自然文学的任务。

大自然文学的首要任务是引领孩子们认识山川河流、花鸟鱼虫，从发现生命形态的千变万化、构造的无穷奥妙……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开始，进而感悟生命的伟大，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保护自然，认识到必须严格遵守在自然中的行为规范——培养树立生态道德的紧迫感和重要的意识，因为生态道德是维系人与自然血脉相连的纽带。只有人们以生态道德修身济国，和谐之花才会遍地开放。

纵观我们当代儿童文学，有些作品中不仅没有了原野、森林、河流、大海……即使是城市中的草地、绿化带也踪影消失，而只有人造的建筑空间……连儿童文学也失去了自然，这还不令人感到可怕吗？

我特别希望作家们给孩子们一个真实的大自然。大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建设物质文明的基础，其实她也为人们提供了建设精神家园的基础。我们在自然中寻找风景，其实是要将自然的风景移植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培养高尚的情操。

这或许就是晨光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青青望天树”的初衷。他们远大的目光、睿智的决策，无疑是要奉献给孩子们丰盛的精神食粮，让孩子们享受阅读的快乐，沐浴着大自然的阳光和雨露，茁壮成长！



给异乡人

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有一种回归感。

苦艾甸和沙原，我身在其中，心在其中。

这些故事的题材，有的来自今年的采集和整理，有的来自几年前或者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采风，有的甚至来自我的童年记忆。

坦率地说，现实生活中没有苦艾甸，也没有沙原。而在我的家乡，在辽宁西北部的彰武，却有一片片大小不一的草甸子，有一群群连绵起伏的沙坨子。那些草甸和沙坨有的有名字，有的没有；有的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有的我们还未曾谋面；有的现在依然在我们的视野里，而有的昨天还捧着蒿草树木和野花邀请我们前往，今天却忽然消失永远和我们说“再见”了……它们的集合体就是我的“苦艾甸”和“沙原”。

我喜欢甸子源自于草。甸子上有草，我更希望沙坨上也长满草。

对于草，我有美好而刻骨铭心的记忆。

小时候，我喜欢画画。而那时家里没钱给我买画笔画纸和水彩等材料，是北甸子给予了我这一切。北甸子在我们村的东北，隔着一块块庄稼地和两座小山，距离我家有四五里路的样子。我们叫它北甸子，而它北面的村子则叫它南甸子，它东面的村子又叫它西甸子……一句话，它是我们大家的。当时，生产队（即现在的自然村）为了让牲畜

能够安全越冬而收购干草，每斤三分钱，有的年头每斤可以卖到三分五厘，甚至四分。卖了草，我的绘画材料也就有了着落。所以，北甸子上哪里有草，哪里有什么样的草，哪里的草多而茂盛就成了我当时最为关心的事情。等到立秋，草长成了，镰刀过后有了咔咔的响声，我就开始实施我的计划。一般情况下，星期六和星期日我要整日割草，每天放学后我也会去割一捆草再坐下来写家庭作业。烈日当头（晴好的天气里才能割草，阴雨天割下的草容易发霉），甸子升腾的热气似乎能把嘴唇蒸干蒸裂，又要对付飞舞在身边急于想解决饥饿问题的蚊蚋，还得长时间地弓身舞动镰刀，这对一个十二三岁孩子的体力耐力和毅力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割完一捆草，我要走过一块块庄稼地，翻过两座小山，把它背回家，晾晒在院子里。“我抡着镰刀，四周低旋着‘唰唰’的声音，有如谁在歌唱”“镰刀像大鸟一样在我眼前飞舞，草趟子如凝固的海浪留在我的身后”“随着飞舞的镰刀，我一点儿一点儿向前移动，两脚踩出一条暗绿色结实的小路伸向天边”“暮霭中，小男孩背上的草捆如同一座小山，左右晃动着向村子里缓缓移动”“草晾晒干了，院子里如同铺了一块金色的毡子，散发着从甸子里带来的特有的香气”……以上这些句子是我对我割草过程和割草细节的真实记录。白露过后，草经霜打品质会大打折扣，我也就收起镰刀，终止一年中我最为伟大的工程。我用几天的时间把一个秋天割来的草捆好，垛起来。“草垛高大挺拔，还没走进村子就看到它朝我招手了”“它里面的每一根草都蓄足了秋阳的光辉”“远远看去，它有如光芒四射的太阳”“每当走近它都会闻到一种特别的气味，它为我储藏着春天、夏天和秋天的芳香”……这些句子是我对我的草垛的描写。草垛垛好了，晚上，我经常会爬上去。这时，我觉得自己离星星近了，离月亮近了，离天空近了……而这样的时光总是短暂。当北风大作飘起雪花的时候，生产队来收草了。看着草垛被拆，草被装上马车拉走，我的

心空了。收草人递过来的红绿纸票和钢镚儿不能使我高兴，它们好像不是我一个秋天所要收获的东西。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每当走过曾经垛过草垛的地方，我都会在那里呆呆地站一会儿才肯离开。幸好，冬天过去，草会发芽，草会再次染绿北甸子，这让我有了新的期盼。

1989年，我刚刚发表《苦艾甸》等一些描写草甸子以及草甸上少年生活命运的小说，我的老师宋丹（我在阜新师专读书时，宋丹老师教我写作课）专程来看我。宋丹老师一直关心我的写作。当时我在一所镇中学教书。我知道宋丹老师此行的目的。晚上下班，我带宋丹老师走出小镇，向北，翻过一座小山，走出四五里路，来到一片甸子。这片甸子叫碱锅甸子。站在甸子南缘，往北，拨开暮霭可以隐约看见碱锅村上空飘动的炊烟；东边传来三家子村民吆喝猪牛羊进圈的飘渺喊声；西边三合屯村的驴叫鸡鸣越过沙岗与三家子村民的飘渺喊声遥相呼应……宋丹老师我俩走往甸子的深处。当时正是夏天，甸子本该蓊郁葱茏，可它却并不时亮给我们一片片白色，那是盐碱滩。一棵棵稀疏的碱草在晚风中起伏，一簇簇河蒲芦苇在水边招摇，一两朵不知名的野花躲在蒿草中小心谨慎地四处张望……看得出，宋丹老师很失望。幸好，有两只鹅勒（当地人对百灵鸟的俗称）从我们脚下腾起，可它们没有鸣叫一声就急忙飞进草滩隐藏起来……然而，这里原本并不是这样。曾几何时，我脚下的这片甸子，乃至我们彰武这个地区，都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它是辽代契丹人走马驰骋的地方，是明朝蒙古人逐草游牧的地方，是清朝的皇家牧场。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曾几次来这里狩猎，并留下赞誉这里的诗篇。可现在却是这样。“没有苦艾？”过了很长时间，宋丹老师这样问我。“没有。”我如实回答。“草也很少。”宋丹老师又说。“是这样。”我回答。“这片甸子乏了。别的甸子上有苦艾，草也茂盛。”我紧接着说。其实，就目前而言，别的甸子和这片碱锅甸子的情况大体相同，就连我少年

时满目丰草的北甸子也是如此。宋丹老师不再说啥，他停下脚步，只是观看。老师的目光里满是审视。我知道，老师不只是审视眼前这片甸子。后来我品味出，宋丹老师的那两句话是对我写作的概括。前一句是说“苦艾甸”属于子虚乌有，后一句是说我在书写希望与理想。我佩服宋丹老师，他的文学批评总能一针见血。“苦艾甸”来自我少年的记忆。那时的北甸子上是有苦艾的，但很少，不像我笔下那样多。它们有的自成团体站成一片，有的散落在草滩河岸上。通体的银灰和给甸子带来甘苦的气味叫我无以言表地喜欢它。割草的时候，我会特意割一些苦艾掺进草里，这样，那种甘苦的气味会一直留到深冬。那天晚上，我陪老师喝了不少酒。酒到酣处，宋丹老师对我说：“我赞同你那样写。很好！”

我开始写沙原是1995年以后的事情。那时，宋丹老师已经调往徐州师范大学工作。老师看到了我写的关于沙原的小说，但没有看到我家乡的真正沙原。我笔下的沙原诡异神秘，旷远深邃，似乎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不毛之地。而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从我所居住的县城北走四十公里有成群连片的沙圪子，但那里与荒凉不搭边界。在那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生机盎然。这一点，我们从那些地名就可以真切地感受——章古台、阿尔乡、申金花、谢林塔拉……一百年前，蒙古牧人通过域名描述了这片沙地并表达出他们对这片沙地的赞美。章古台、阿尔乡、申金花、谢林塔拉等都是蒙语，意思分别是长满苍耳的地方、温泉或者“神水”、长满小根蒜的圪子、开遍黄花的甸子……可以说，那里白沙如洗、绿树掩映、野果满枝、蒿草青青、鸟雀啾啾……可惜，直到现在，宋丹老师还没有看到我家乡的真正“沙原”。

一般人看来，“苦艾甸”和“沙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貌，似乎风马牛毫无关联，其实它俩是共同体。一个充满生机与希冀，而另一个则是荒凉与绝望。我是有意把它俩放在一起写。我想说，今天